

[苏]维·罗·雅申珂 著

测量员的奇遇



测量员的奇遇

[苏]维·罗·雅申珂 著

李锡泉 李道义 徐省三 译
王兆彬 郑家声

测 绘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65 号

ПО ГЕОДЕЗИЧЕСКИМ МАРШРУТАМ

В. Р. Яценко Недра, 1990

测量员的奇遇

[苏]维·罗·雅申珂 著

李锡泉 李道义 王兆彬 郑家声 徐省三 译

*

测绘出版社出版·发行

测绘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经销

*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4.5·字数 96 千字

1991 年 9 月第 1 版·199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定价:3.00 元

ISBN 7-5030-0484-3/1·3

简 介

本书作者系苏联国家测绘委员会主席,他曾长期从事野外工作,并热心于宣传测绘工作。作者依据他在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和极地作业的随记,写出了许多作品,本书共收集了 48 篇记述在原始森林和极地复杂且艰险的战斗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歌颂测绘人员和边远地区劳动人民刚毅勇敢、沉着机敏、善良友好、和热爱事业的品格,反映他们与自然界斗争的丰富经验和多采的生活。同时描述了原始森林和极地的奇异景色。

本书对于野外工作者和广大青少年都是良好的读物。

原 序

作者曾在极地和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的野外测绘队从事地形测量和大地测量工作，约二十年，深知测绘全国地形图需要克服许许多多难以置信的困难。

作为各项建设的先行者，测绘人员为了进行测量工作而踏遍了秋明地区布满泥泞的沼泽、西伯利亚异常险峻的原始密林和极地无限辽阔的寒原冻土。

六十年代，作者的青春几乎都是在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中渡过的。当时，野外测绘队还很少用直升飞机作为交通工具，工作的成败往往取决于驮运的马匹、鹿队和饲养员，以及狗拉的雪橇。但是，最普遍的情形仍然是测量员们不顾汗流夹背和蚊蚋骚扰，背着沉重的行囊，携着经纬仪、水准仪和测量标尺，步履艰难地爬山涉水去进行测绘工作，到了晚上，点燃了篝火，还得埋头整理当天的测量结果和记述当天勘测的地物地貌的特点。作者正是在搜集编制地图所需要的观测资料的同时开始写日记的，起初，仅仅是记录一些同森林野兽的意外遭遇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些联想，后来，也记录了一些涉及人们命运的故事。

作者描述的故事，有许多看来像是虚构的。尽管有的故事，从表面上看来似是而非，不像是真实的，然而，本书所有的故事却完全都是源于真实的生活记录。而且，令人感兴趣的故事，多数并不是那些诸如突然遇熊和土著的风俗与迷信之类的奇闻怪事，而恰恰是一些涉及人的命运的错综复杂的、不能

预测的、奥妙的故事。例如有一则不可思议的事：有两个测量员，断了粮食，又丢失了指南针，在整整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不仅没有考虑去寻找一条生路，逃出原始森林，而是同舟共济，从不间断地进行着测量工作。最后，在他们偶然闯进一所林中木屋的时候，竟然发现他们的几位队友正在悼念他们的亡灵。

虽然本书是由单独的故事汇编起来的，但是书中的许多人物在一些故事中却是连贯的。例如向导叶戈雷奇就是这样的人物。他曾多次搭救过作者。他常常能在别人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找到解救的办法。这位老人当了大半辈子向导。他非常熟悉原始森林，了解它的秘密和特点，他还熟悉各种动物的习性。他的这些学问不能不令人钦佩。遭受爱妻亡故的打击以及经历几十年孤独的向导生活，都没有改变叶戈雷奇的菩萨心肠。一个饱经世故和历尽苦难的人，本应是最能够克制感情的人。但是我却亲眼看到，当一匹马或一条狗死去的时候，叶戈雷奇竟老泪纵横，悲痛不已。通常，凡是在原始森林工作过的人，他们同动物都有着特殊的感情。像马和狗，它们不仅是人的忠实朋友，同时，也是人的得力助手。在测量员遭到生命危险的时候，狗、马和鹿常常能够同测量员患难与共。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当作者有一次掉进了陷阱的时候，竟然庆幸掉进去的是自己，而不是他心爱的坐骑。

故事中的人物并不是个个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因为在测量队里也和在其他所有的地方一样，人总是各色各样的：有刚强的，也有懦弱的；有慷慨的，也有吝啬的；有谨慎的，也有冒失的。但是，在这里，人们朝夕相处，经常共同面临着超人力的负担和生与死的抉择，人与人之间自然会更快和更好地相互了解。测量员的工作，并不总是那么绚丽多彩，也并不总是

充满着惊险的情节，实际上有时候却是非常单调乏味和令人感到十分沉闷的。当然，这也是一种考验。因此，我想读者必定不会责备作者在不改变事情实质的情况下把一些在不同时间里发生的故事强拉在一起。

踏遍走兽出没的林间小道和走遍沼泽密布的寒原冻土，涉过从森林深处涓涓流出的小溪和渡过从高山峻岭倾泻而来的大河，测量员们仍然常有机会遇到当地的老百姓。作者有缘同他们接触，从而体验到他们的刚毅，善良，慷慨，令人吃惊的洞察力，机敏的头脑和灵巧的双手，当然，还有他们好客的传统，总之，作者深切地体验到西伯利亚土生土长的人民所具有的这些秉性。

极端困难条件下的生活，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是一种没有经历过的、带有异乡情调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也是五花八门的，不会重演的。因此，作者不仅只注意去叙述各种困难和艰辛，而且是竭力去描述各种悲欢离合的、可歌可泣的和引人入胜的故事。

作者在旅途中同其他的许多过来人一样，总是随身携带一架照相机。因此，我的这个“万花筒”采撷了我在原始森林中的许多见闻与遭遇的历史镜头。

本书中的有些故事曾发表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市的文艺作品选集《叶尼塞河》上，以及曾发表在《乌拉尔猎人》和西伯利亚的一些报纸上。

李锡泉 译

目 录

原序	(Ⅲ)
死亡之路	(1)
英名永存	(7)
空投食物	(10)
当机立断	(12)
令人鼓舞的力量	(14)
节日的气球	(18)
孪生兄弟	(22)
白色雪襦	(26)
意外的教训	(28)
孤独的人	(31)
抢救生命的战斗	(36)
天上掉馅饼	(38)
陡岸枪声	(40)
博比拉木屋	(42)
永生之兆	(45)
汉泰之子	(47)
林中掩体	(50)
小白桦树	(54)
救星	(59)
根	(61)
女杰	(64)
女医生	(66)
烟盒	(69)

殊死格斗	(72)
留姆河之女	(73)
财宝	(76)
警戒哨	(79)
窃贼	(81)
捕鱼大王	(82)
索洛夫卡	(84)
蝗虫	(85)
山神	(86)
自投罗网	(87)
水壶的叫声	(88)
患难见真情	(90)
捕熊	(93)
阿古尔河上	(94)
征服卡兹尔河	(97)
林中人	(99)
在原始森林里跟着感觉走	(103)
测量人员谈雷科夫一家	(107)
遭遇	(119)
密林中的独宅	(121)
狼窝	(122)
橇棍	(124)
新住户	(125)
科学的假设	(126)
雪山足迹	(128)

死 亡 之 路

我们测量分队由五人组成，任务是测绘伊尔库茨克州的原始森林，路线是先由泰谢特市火车站乘汽车到蒂姆贝尔村，然后往南进行测量工作。刚刚离开泰谢特市火车站，我们的汽车便开始颠簸在一条坎坷不平的林间小道上，随后又三番五次地陷入泥坑，走走停停，费尽周折，终于有一次陷得彻底不能自拔，只好让拖拉机来救驾。于是，索性让汽车开回泰谢特市去，而大家带上装备乘着拖拉机牵引的雪橇来到了蒂姆贝尔村。按照预定计划，我们得从村里雇几匹驮马，拉上装备，便走向大森林的深处开始进行地形测量和大地测量。

测区没有详细的地图，只有几张旧的略图。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测绘工作者来编制出新的详细的地图。为此，曾派出飞机对整个测区拍摄了航空像片。可是我们领到像片一看，这个无边无际的无人居住的大森林在像片上是茫茫的一大片灰色斑点。现在就是要我们来在这些像片上描绘出各种地物。由于树冠的遮盖，从飞机上无法拍摄到小河和泉水的发源地。要准确绘出林间小路就更为困难了。我们的使命是沿着计划好的路线，每隔二三百公里便记录下森林的特征：树林的种类和高度，树木的胸径和它们之间的平均距离。此外还要详细记录河流的特征，特别是在小路和河流的交叉处，要记录出河流的宽度和深度，以及流速和河床的特点。

地形测量员在编绘新地图时，经常遇到地名命名的难题，特别是在无人居住的地区，小河、泉眼和自然地物分界线等的

名称更是难以确定。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总是找猎人或渔夫来帮忙，请他们到测量队来当向导，并协助我们编制地图。在蒂姆贝尔村，我们请来一位叫德米特里·茹科夫的经验丰富的老猎人。他住在村边的一所小房子里。可是蒂姆贝尔村总共也只是一二十户人家，真是一个小小的偏僻山村。蒂姆贝尔这个地名按照方言是“一个戈比”的意思。从前，在喀山有一个鞑靼人，穷苦难熬，便跑到西伯利亚来找活计。在他到达现在蒂姆贝尔这个地方时，全身上下只剩下一个戈比。他在附近的森林里转悠了一些日子，看中了小河边这块好地方，便动手搭起一个窝棚，住下来开荒种地，捕鱼打猎，还种一些蔬菜。几年后他回老家一趟，讲述了在这里的生活；当他再返回来的时候，已经不是孑然一身，而是有好几户人家同他结伴而行。从此，在这遥远的西伯利亚大森林里便诞生了一个由鞑靼人命名的小村。

村里的人十分友善，给我们测量队烤了好多面包干；当听说我们征途漫漫，在森林里得工作四个月之久，便又另外准备了许多其他的食物给我们做干粮。测量队有不少装备：帐篷、食物、仪器和各种测量器材。每匹驮马得载 150 公斤重的东西。预定在 5 月 28 日出发。在出发的前一天，我制订了驮运队的详细行动路线，然后去聘请德米特里·茹科夫来当向导。当他一听说我们要沿着一条已经废弃了的老路向伊赞河的方向进发的时候，立刻坚决拒绝同我们测量队一起走。我煞费苦心试图说服他哪怕是只同我们工作一个月，结果还是白费口舌。

他解释说，当地管这条路叫做“死亡之路”，几十年来无人问津。为了劝阻我们，他还给我讲开了关于这条路的故事。

从前有一批寻找金矿的人在伊赞河傍住了下来。他们开

始淘金，夏天还招募当地农民一起干。农民们回家的时候，个个都背着一个小白包袱，里面装着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值钱的金子，个个都很快致富了。消息传开后，跑来应募的人便不是寥寥无几，屈指可数，而是成帮结伙，蜂拥而至。可是到头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能从伊赞河平平安安地回家。原来有一帮匪徒在路上设了埋伏，把淘金的人统统杀死，把他们的血汗钱洗劫一空。

从此，伊赞河上的淘金者便消声匿迹了。人们被凶残的匪徒吓破了胆，再也没有人敢到这个鬼地方来了。直到现在，人们一提起这条“死亡之路”还心有余悸哩。

茹科夫又列举了伊赞河森林里许多令人胆寒的事例，一再规劝我们不要走这条“死亡之路”。可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们的任务就是测绘伊赞河流域的地图，我们得在图上绘出伊赞河，绘出可能还存在的房子，绘出所有能够通行的小路。

德米特里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而最为可贵的是，他把一只最好的猎狗送给我们，它的名字叫泰加，是森林猎狗的意思。

清晨，把驮包装上马，我们向伊赞河出发了。刚开始，路上风光绮丽，大家精力充沛，步子轻快。我走在队伍的前面，用罗盘仪准确定向，把“死亡之路”的每一个拐弯处标绘在航空像片上。天气晴朗，大家精神爽快，情绪很好。头一天工作，真是旗开得胜，我们竟沿路走出了 20 公里之遥。晚上，我们开始计划最近几天内的主要测量工作。我的任务是带着经纬仪，沿着伊赞河到一些山顶上去进行测量。在通向无名小河的一片斜坡上，在我走的小路前面横七竖八地堆满了倒下来的大树，在一棵树上砍出了绕行的标志。这时候我回头看见老猎人叶

戈雷奇走在队伍前面，一手牵着一匹驮载很重的马，一手牵着



清晨，把驮包装上马，我们向伊赞河出发了。

猎狗泰加，免得它跑回村里去。我给他打了绕行的手势之后便转身走下斜坡，准备跑向小河去进行测量和调绘。骤然一声响，我绊了一跤，跌入了一个又大又深的坑里。这是一个巧妙伪装起来的陷阱，深约4米，显然就是德米特里所说的那种专门用来坑害淘金工人的陷阱了。叶戈雷奇跑过来，观察了一阵，对这种做法十分愤慨。坑底有很多腐烂的破布和骨头，其间还有三把木匙和一把银匙，有几个铁圈，马鞍的碎片和其他的破烂杂物。幸亏是我掉了进去，倘若是马匹掉了进去，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我们在河边匆匆吃了午饭，喂了马，又继续往前走。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便让猎狗泰加自己走，不再牵它了。

一阵狗吠声，警告我们的队伍停止行进。我和我们测量队里最有经验和最强壮的队员亚力山大·克瓦什宁立刻抄起一

支手枪和一支双筒火枪，撒腿奔到前面去。吠声已经减弱，我们稳住了情绪，看见路旁有一支能自动射击的单筒旧枪，它就是泰加用吠声警告我们的危险物。这支旧枪是很多年以前埋设的。它有一个16厘米长的手把，板机系在一根细绳上，细绳拉在距地面50厘米高的地方，只要有人绊上这根导火线，万恶的子弹便立刻把他击毙。可是它从未曾射出，枪支已经朽烂了。

我从前见过能自动射击的枪，但那是用来埋伏兽类的，然而，这一次我见到的却是用来伏击人的。

白天即将消逝。得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扎营。主要的条件是附近要有好草来喂马，当然，距河不要太远。野外地形测量员的工作是如此艰苦，他们几乎每天都得更换宿营的地方。白天背着经纬仪、水准仪进行测量，晚上得把全部测量结果计算出来，绘出地形草图，最后再把第二天的测量路线勾划出来。

从前面树林里透出一束束明亮的光线，根据航空像片来判断，在前方不远处应当有一片宽阔的林间空地。

突然，一阵如同投入战斗一般的响亮的狗吠声把我们惊呆了。马匹惊立起来，打着响鼻，似乎它们所有的神经都紧张起来了。泰加撕心裂肺的尖呼和狗熊愤怒的吼声震撼着寂静的森林。叶戈雷奇紧紧拉住挣扎着要往回跑的马匹，竭力使它们安静下来。马匹只有嗅到附近有狗熊的时候才会如此惊恐。我们四个人一起冲到前面去救援泰加。一只身躯巨大的狗熊和全身雪白的泰加，都龇牙咧嘴，爆发出惊心动魄的吼声和尖叫声，在鲜绿色的林中空地上扭成一团。一声枪响终止了这场力量悬殊的恶斗。刹那间，狗熊窜进了树丛。受伤的猎狗对着树林哀嚎。它那雪白的身子染满了鲜红的血，拖着一条受了重伤的后腿，一瘸一瘸地走。虽然狗熊已经跑远了，但所有的马

都呆住了，不肯移步走向林间空地。

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一棵高树上爬着两只小熊崽。起初它们还在躲躲闪闪，后来便往下爬。在它们爬到距地面三四米时，有一只蹦了下来，一溜烟往牦熊逃跑的方向飞奔而去。有气无力地躺在地上的泰加闪电般一跃而起，朝着那小熊崽的去向猛追过去。此时，另一只小熊崽却又往上爬。在树丛不远的深处，牦熊时不时地发出几声吼叫，以表示它的存在。我们把泰加唤回来，抚慰一番，给他系上了短缰绳。第二只小熊崽又慢慢地往下爬，随后跳了一个滚翻，一眨眼功夫也朝着它的熊妈妈飞快地跑去。

傍晚，我们在附近的河边搭起了帐篷。还来不及休息，夜幕已经降临。这时，牦熊向着我们的宿营地走过来了。猎狗最先感觉出来，便吠了起来。马匹受惊吓，打着响鼻直往篝火靠近，都快走进了火堆了。在黑暗之中，这位不速之客吼叫起来仿佛在你的身旁一般。它的吼声似乎要把黑夜的寂静炸个粉碎。我们好几次开枪吓它不敢靠近我们。它的骚扰使我们整夜未能打开睡袋。天刚一发亮，我们就赶紧离开这个该受诅咒的地方。

午饭时分，我们离开昨夜的宿营地约有十公里远了。于是我们停下来吃饭、休息和喂马。有森林霸主之称的大狗熊虽然已经不在我们跟前，但它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我们，使我们忐忑不安。狗又一次吠了起来，站在篝火旁的警觉的马匹虽然肚子很饿也无心啃草。

我们疲惫不堪，决定暂时离开这条“死亡之路”，沿着伊赞河改向比留萨河走去。在已经过去的整整一个星期里，这只牦熊一直跟踪着我们。猎狗渐渐地养好了伤。是它自己觅找了某种野草，把它嚼碎吃了，又把淌着血的伤口舔净了。

一路上，马匹走起来摇摇晃晃，磕磕碰碰。我和同事们都精疲力尽，这副样子在过去都是很少有的。最后，我们决定渡过比留萨河，虽然在彼岸的测绘工作本来是计划在九月份去完成的。

一天早上，我们渡过了比留萨河。这里河面很宽阔。过了河，我们安置好一台有高倍率望远镜的经纬仪，向对岸的树林观察了一整天，发现那只牝熊带着小熊崽，有好几次走到岸边。但是我们的脚印早已消失在河水里了。原来我们就是这样脱险的。

李锡泉 译

英 名 永 存

在萨彦岭东部，我们完成了托发拉地区的测量工作之后，从森林里向一条山涧走去，为的是要测量这条小河，把它描绘到地图上，并给它命名。在我们测量队里赶狗拉雪橇的老猎人萨甘是从上古达拉村来的一位出色的向导。这里的原始森林他都非常熟悉，简直了如指掌。我们多次发生断粮或举措失当的时候，都多亏他出来解救。萨甘曾经手握尖刀同狗熊搏斗。在托发拉族人眼里，用枪击毙狗熊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猎人。

萨甘的脸型很像蒙古人。他总是眯着双眼，黑色的眼珠永远露出快活的神色，它确实为我们艰难的旅途增添了鼓舞的力量。我好几次想同他搭话，可是他少言寡语，未能谈成。有一次他突然健谈起来，而且建议我们就地扎营过夜，虽然往前

再走一两个小时便可以靠近一条小河。我们没有异议，因为我们认为这位老人自有他的道理。

傍晚，这位带着装满食品背囊的老人竟然失踪了。大家纷纷猜测，他可能去哪里呢？如果是回老家，那又是为了什么缘故呢？莫非是患了什么病？大家四下寻找了一个晚上，毫无结果。第二天清早，大家继续寻找。仍然一无所获，大家很感失望。突然，我发现在远处的岩石山顶上搭有一个大棚子，它架在五棵树木上，距地面约三米高。棚子显然很旧了，但却保存得很完好。像搭得这样精致的棚子，我从来没有看见过。



大家很感失望。突然，我发现在远处的
岩石山顶上搭有一个大棚子。

我来到棚子里，看见萨甘低头坐着。他面前躺着一架人的骨骼，四周摆满了食物。萨甘老人根本就不搭理我。他下垂的脸上泪珠滚滚。我刚要开口说话，他便向我摆摆手，让我走开。从河边漂过来白茫茫的雾气，凉意袭人。晨星消逝的时候，萨甘回到了营地。测量队又出发了。